春秋戰國異辭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越

句踐下

越與吳平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

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

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史越世家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韓子外儲左

吳越春秋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會楚使申包胥聘于越越王乃問包胥問荅見國語冬

十月越王乃請八大夫（國語作五大夫其辭少異）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衷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于申包胥既已命孤矣敢告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辯哉大夫范

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有應難王曰慎哉大夫臯如曰審聲則可戰審于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于周室令諸侯不怨于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句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

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句踐恐民不信令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民也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誅令既行乃入命于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辱者則子境外辱者則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誡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

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于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誡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句踐有命于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于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

明日從軍于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仇以謝于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别相去之詞曰躒躁摧長恧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

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于是觀者莫不悽
惻明日復從軍于境上斬有罪者三人狗之于軍曰
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從軍於檇李斬有罪者
三人以狗于軍曰其淫心匿行不當敵者如斯句踐
乃命有司大狥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
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
軍冦之中父母昆弟疾病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
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明日又狗于軍

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者吾與之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于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雖吾子亦不能脫也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士卒有問于王曰君何為敬鼃而為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為之軾于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

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

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于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

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又

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

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于

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

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水中以待吳發吳師聞之夜中大駭相謂曰令越軍分爲二師將以攻我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于囿又敗之於郊又敗之于津三戰三壯徑至吳（以上較國語更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于江陽松陵欲入胥門來至

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兵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可禁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于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

開道貫城以通汝路于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于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遂棲吳王于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國語作王孫雒）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句踐不忍其言將許之范蠡

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
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
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可乎天與
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戹乎句踐曰吾欲聽
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
政于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句踐
憐之使令人謂吳王曰吾置君于甬東給君三百餘
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于吳國不在前

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自殺

韓非子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令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

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壯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

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史越世家

句踐既平吳致貢于周元王賜之胙命為伯句踐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句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會秦怖懼引咎越乃還軍通鑑前編

紀年　晉出公七年於越徙都瑯琊

水經注　瑯琊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幷

吳欲霸中國徙都瑯琊

吳越春秋　句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于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于越此書無之亦闕文

越絕書德序　句踐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為州伯以沛歸于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

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

越王既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

垂之末世傳之萬載越絕書

地志紹興府 蕺山府治東北山巔產蕺越王嘗采食之

蕺蔬類也 葛山府城東句踐種葛于此使越女治

布獻之吳 蘭渚山府城西南句踐種蘭于此

吳會分地記 夏山者句踐于此山鑄銅不鑠埋之

土生馬箠句踐遣使取徙于南社種之飾治以為箠

獻之于吳

搜神記　越王將食膾而未切墮半于水肉化為魚

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 說苑君道

越絕書 枕中 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

之心矣越王愀然而恐而有憂色請于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于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虗心垂意聽于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

則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此謂天地之圖也

吳越春秋　越王還于吳當歸而問范蠡曰何子言之有合于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寶金匱之要在于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于上日為陰

蝕令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乃命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樂作君王崇德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仇還恥威加諸侯功可象于圖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託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未可耶大夫范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

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工天蒼蒼不可掩
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于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
日我王賢仁抱道懷德滅仇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
悋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
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
謀成國定必不復須功臣返國故不悅從吳欲去恐
句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行入越謂文種曰子去
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

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盡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以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子明矣文種不信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于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欲成君霸故不辭萬死一生臣竊

自惟乃使于吳王之慙辱所以不死者誠恐讒于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見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今子云去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

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以百

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于是使良工鑄金象
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
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于朝大夫
種内憂不朝人或讒之于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
令君王霸于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
之心憤發于内色變于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
所以早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爲呉耳今已滅之
王何憂乎越王嘿然

越絕書記地　句踐伐吳還封范蠡于苦竹城其城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二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去山陰縣十八里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為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于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以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

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于物除害可也是以黄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吾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耳何禍之復哉况王方以滅呉德子與我必相終始子無遽于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廹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令

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
謀吳以滅人為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
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邪大夫種不悅疑之不
決范蠡竟辭句踐泛扁舟于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無能
子中
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
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

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吴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吴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史越世家

吴越春秋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于吴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

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于患難雪恥于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

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于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不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其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于地下謀之于是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所戮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劒種得劒又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忠

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劔而死越王葬種于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

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史貨殖傳

吳地記 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于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西施亡吳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于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

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于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

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地志山東定陶縣有范蠡湖俗傳陶朱公養魚處）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令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令遣少子未必能生仲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

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

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夜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

弟令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弗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

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史越世家。符子陶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

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孔叢子　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于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

養魚經　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之

孚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孚朱公曰
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
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
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
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
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納鼈者魚滿三百六
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在
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

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錢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魚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

述異記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於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鉆鉾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年楸

新序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

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悦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

蓄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越句踐索卒于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子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德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通鑑外紀本韓非子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與楚王楚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楚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

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鱉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楚王聞之披衣出謝韓詩卷八

淮南子　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

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

吳越春秋　越王既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往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吾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以獻之大王　按越滅吳稱霸在魯二十二年而夫子卒在十六年夫子未嘗入越也　越王

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檝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以上又見越絶書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允常之喪欲徙葬琅琊三穿允常之墓墓中生熛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句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伯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十六年越王以鄒子無道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魯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

俱歸

越絕書　寳劔　越王句踐有寳劔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劔者名薛燭一作允常時事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寳劔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與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寳劔也夫寳劔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寳劔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寳劔也寳劔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寳劔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

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鏗胥中決如粱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于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氷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

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槖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劒三小劒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湛盧之劒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

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于敵邦未見其大用于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何足言哉

拾遺記　越王句踐有劍曰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

刻削土木槃句踐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劔一曰掩日二曰斷水三曰轉魄四曰懸翦五曰驚鯢六曰滅魂七曰却邪八曰真剛

拾遺記 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劔之精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畫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兎為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偶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

海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兎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為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兎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為兎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為

劔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劔可以切

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

新書 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縶領謝室渠如

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薦至内崩而

死

吳越春秋 二十七年冬句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句踐三十

三年薨 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允常之德蒙天

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藉楚之前鋒以摧吳

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于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無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句踐至親歷八主皆稱霸積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瑯琊從于吳越從

無余始封至餘善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

侯卒子王無彊立史越世家

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圖越之所以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

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
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
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
得志於楚也是二晋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
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
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
貴其用智者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晋
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晋者非

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曲沃晉地於中秦地二地相近故楚圍之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霸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

王不王其敝可以霸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摇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摇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史越世家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孫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猶非咎也又

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不知其所以亡也 呂覽審己

越王翳逃巫山穴許甚曰翳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巫山之穴中薰而出之遂不得已立為王 淮南子

呂覽 貴生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 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 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

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又莊子讓王

紀年　晋出公十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菼執次鹿郢立　十六年於越子鹿郢卒次不壽立　敬公三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句立　烈公五年於越滅滕　六年於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鴣歸　八年於越子朱句卒子翳立　桓公十三年於越遷于吳　十六年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

月越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　十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莽安　魏惠成王六年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卒無顓立　十年於越子無顓卒是為菼蠋卯　索隱曰按紀年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為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雜錄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

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于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

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說苑奉使）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絶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韓子說林下）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説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也）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

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萌作氓）未敢求士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愛）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覽高義）

風土記　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

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呂氏春秋　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去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三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曹

史曹叔世家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

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
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
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惠伯二十
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
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
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十年卒子桓公終
生立孔疏世本曹國伯爵姬姓文王之子叔振鐸
之後也武王封之陶卯

桓公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

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

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以上史曹世家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檀弓下桓公立五十四年卒當魯桓公之十年

莊公

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

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

釐公

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

昭公

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以上史曹世家

曹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詩人作蜉蝣以刺之詩序。詩說云君殆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

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共公

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曹人作候人以刺之。詩序詩說亦云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共公昭公之子魯僖公八年立

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之治作下泉詩序。詩說云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

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

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其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

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文公

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 以上史曹世家

宣公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

于師魯成公二年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立也宣公既葬子臧出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

遂以國致成公不出曹國乃安 新序卷七

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

成公

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

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

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

武公

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

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

平公

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歳宋衛陳鄭皆火

悼公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

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

死于宋歸葬

聲公

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

隱公

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

靖公　伯陽

靖公四年辛亥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宫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罹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

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絶其祀以上史記曹世家

莒

孔疏云莒嬴姓周武王封玆輿期于莒又世本云莒己姓文七年穆伯奔莒從己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國也敖謚也自以為不知不為敖公所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敖公果知我為不良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呂覽恃君。又列子說苻又說苑立節柱厲作朱勵

莊子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
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
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
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
織紝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
翼也

許

孔疏云許姜姓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

叔于許杜註許潁川許昌縣春秋時逼于鄭遂遷于楚地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卒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春秋義之新序卷七

虢

杜預曰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賈逵曰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東

號近鄭西號初封在秦之雍地後亦東徙

史記扁鵲傳 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

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

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
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
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
乃割皮觧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洗腸胃漱
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
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
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
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

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

泄横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静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

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
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
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
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
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

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
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
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
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
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
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
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

而中蝨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之病所謂尸蹷者不以為然試入診太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再長為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會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炙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

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生也韓詩卷十說死作趙事

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虢君曰寡人幸甚扁鵲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史記。地志山東濟南府有鵲山相傳扁鵲鍊丹於此又云河南內丘蓬鵲山扁鵲同虢太子採藥于此

列子湯問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
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
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
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
于慮而傷于專若換汝之心則均于善矣扁鵲遂飲
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
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
妻子妻子弗識也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

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辨于扁鵲扁鵲辨其所由

訟乃已

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

復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

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

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

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曰知之

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誅亡

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閒君曰吾之亾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亾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而疾君之獨賢也故亾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即於山中居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新書卷七。韋合陳轅頗齊閔王楚靈王之事而一之非實可知

邾鄒

孔疏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

今魯鄒縣公羊禮記亦稱邾婁邾人語聲其地在

鄒山魯繆公時改國號曰鄒以山爲名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檀弓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

跣也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簡易也于廣大也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魯鈍之人不敢忘其祖檀弓下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曝背而耘勤

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以之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悅皆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新序卷六新書

卷七

呂氏春秋　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

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𥨊滿則盡任力矣郝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郝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郝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此郝君之有所尤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妓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覲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于身而弗

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
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
視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
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
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隣于鄒者士民
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
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
靲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 新書卷之六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吾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韓子外儲左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眣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眣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眣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楚王駟之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韓子說林

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志三晉韓趙魏）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啟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不能禁矣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

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呂覽知分

郭

左傳莊二十四年經言郭公胡氏曰郭亾也管子曰桓公遊於郊見亾國之墟焉訪諸野老謂故郭國之墟也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以亾也

今東昌府聊城縣有郭水水之南岈有郭城

郭君出亾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

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亾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亾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䛕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亾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亾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亾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亾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亾也君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鮮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為狼虎所食韓詩卷六同號君事

中山

史趙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行官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令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如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

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韓子內儲上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韓子內儲下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韓子內儲下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相國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

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呂覽應言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得中山以封子牟詹子古得道者也心下巨闕言神内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身雖在乎江海之上而心存王室也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彊不縱者此之謂

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呂覽審爲。淮南子道應
白圭之中山白圭周人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亾所舉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亾中山齊皆當此呂覽先識又說苑權謀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

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反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韓子說林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韓子說林

巴蜀

蜀與巴同圄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帝嚳封其支庶於蜀為侯伯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

梁氏女利遊江源字悅之納以為妃移居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慙亡去為子雋鳥故蜀人聞子雋鳴皆起云望帝雋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

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獠僰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筍是也號曰筍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開明王自夢廓移乃徙治成都周顯王之時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

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也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士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尺上

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山是也後王悲悼作臾邪歌
龍歸之曲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縣
内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去城北六十里曰
毗橋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長老傳言丁士擔土擔也顯
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
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
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
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

并將從而山分為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平石上為望夫堠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群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於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以東向楚楚地可得

得蜀則得楚楚亾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逃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逄鄉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亾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壯為相置巴郡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三年分巴蜀置漢中郡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

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七年封子惲為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五年惠王二十七年儀與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圃成都縣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營廣府金置鹽鐵市官并長丞修整里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池是也城壯

又有龍灞池城東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冬夏不竭其
園囿因之平陽山亦有池澤蜀之漁畋之地也赧王十
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惲後母害其寵
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
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自
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
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為蜀侯十七年聞惲
無罪寃死使使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

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壯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壯門曰咸陽門為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焉華陽國志卷三

地志四川杜宇號望帝古蜀主蜀嘗大水宇率居人避長平山後鱉靈開峽治水宇禪位與之入山得道

戰國時巴嘗與楚婚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

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請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周顯王時楚國衰弱秦惠文王與巴蜀為好蜀王弟苴私親于巴巴蜀世戰爭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為二縣

儀城江州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商於之地為黔中郡
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
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于是夷朐忍廖仲
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樓上射虎中頭三
節白虎常從群虎瞋恚盡搏殺群虎大吼而死秦王嘉
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乃刻
石為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
者死倓錢盟曰秦犯夷人輸黄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

一鍾夷人安之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華陽志卷一
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
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周之
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
牂牁繫船于是且蘭既尅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
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楚莊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
蘭為牂牁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幷蜀通五尺道置吏
主之有竹王者興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

大竹流入女子足閒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
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以竹爲姓捐所破
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
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
也破石存焉後漢武帝開西南夷諸侯服從因斬竹王置牂牁郡。華陽志卷四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摭遺

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絶

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列子湯問）

列子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

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

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琴清英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琴操　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而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為樂章焉

呂氏春秋 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為之野者而王反説之

新論 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

韓詩外傳 水海有勇士曰菑邱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過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

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
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
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邱訢天下
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
門寢無閉户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
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
寢不閉户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
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

我者是毒藥之死耳嚭即許引劍而去曰嘻所以不
若者天下惟此子耳
列子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
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
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
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
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㲉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

黒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
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寳劍一童子
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
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
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
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
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
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

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受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趨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

投虗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謂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強彼其厭我哉

列子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並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
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
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
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
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
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
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
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

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

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紀昌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毛懸虱在牖南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覩物皆山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列子

說苑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令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

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楚人有鬻矛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韓子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

者也則事寡敗矣韓子說林下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勿與戲也嬰兒非有知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夫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韓子外儲左

說苑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

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鮀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

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工新序卷七

風俗通　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于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之所植耶焦遂強歐吐而死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飡以與之袁族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

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新序卷七

列子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飡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復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汝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

是失名實者也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于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茍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于其時成名于

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于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劍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珎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令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欲予子一鐘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

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說苑反質

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

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淮南子人間）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子顯學）

宋未亡而東冢扫（宋文公厚葬故冢被發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

公冢相莊公名購傳公之父以厚葬而冢見發○呂覽安死
鄭子臧好鷸冠左傳楚莊王好獬冠淮南子屈到貊冠屈子宋
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戰國策宋鈃尹文為華山之冠
以示表莊子○以上類函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
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堂故世稱隋珠搜神記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
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

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説諸侯乎西閭過曰無
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
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
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耳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
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鐘
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
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
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説

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說苑

雜言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韓詩卷一○又新序卷七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韓子喻老）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之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吏甚怪太宰

知之疾也乃怵懼其所也韓子內儲上

說苑　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純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史記注引

韓非子右傳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塗濡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

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
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
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
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范且曰弓之折必
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
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
折虞慶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
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

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課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

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又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韓子外儲）

右

韓詩外傳　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

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
已矣
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
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禮記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
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
息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成子高

寖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列女傳　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

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傳於後世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果以盜誅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列仙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說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我二女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

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說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劉清磵